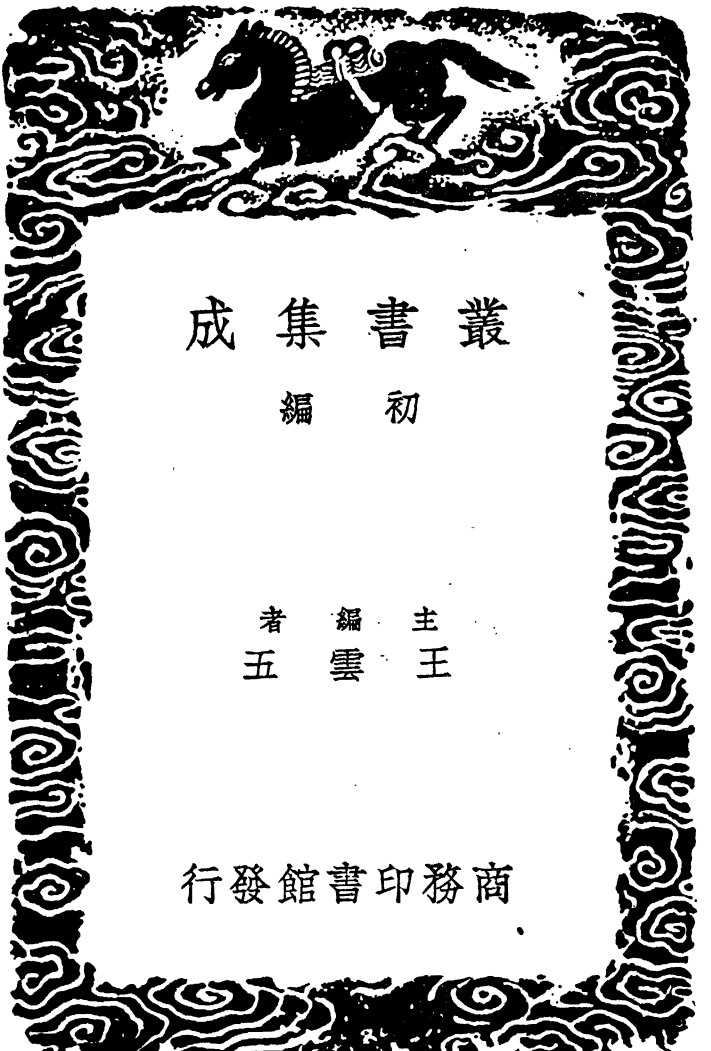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

(一)

宋某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十萬卷樓叢書收有此書
故據以排印卷首自序署
委心子十萬卷樓叢書總
目載宋朝人姓宋名闕

蜀本分門古今類事序

夫興衰、運也。窮達、時也。生死、命也。委心子窮天任運。修己俟時。謂命有定數。不可以智求。而罔者不達。妄意僥倖。偶然得之。則誇衒辨智。矜持巧力。自以爲己之能。一或齟齬。則抑鬱亡聊。躁憤亡恥。奴顏婢膝、囁嚅趑趄。靡所不至。節義廉遜之風。蕩然掃地矣。悲哉。乃以其意作古今類事二十卷。凡前定興衰、窮達、貴賤、貧富、死生、壽夭、與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飲一啄。分已定於前。而形于夢兆。於卜見於相。見應于讖驗者。莫不錄之。仍以其類分爲十門。使猖狂躁進迷惑競利之徒見之而少解。或謂予曰。昔李蕭遠言定命由天。論其本而不暢其流也。郭子元言致命由己。語其流而不詳其本也。劉孝標作辨命論以訂正之。其意若曰。命雖定于幽冥。終然不變。命實周流非一。恍然難知。今子謂之前定。將定于天乎。定于人乎。應之曰。興衰窮達死生六者。天之所賦也。智愚善惡此四者人之所爲也。天定可以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如裴度以陰德而致貴。孫亮以陰譴而減壽。善惡之報當待天人既定而求之。故予又別爲二門。謂命已前定。有爲善而增者。有爲惡而削者。庶幾善人君子當正心修身。樂天知命。不以人廢天。不以天廢人。此古今類事之本意也。學者幸不以怪亂見誚。其事類則以古今相間。故不爲先後之敍。乾道己丑仲夏朔日。委心子序。

蜀本分門古今類事總目

第一卷

帝王運兆門上

陸賈天命　周武得璽
叔虞封唐　趙鞅病寤
楚平壓紐　始皇備胡
漢高靈符　元后天璽
光武符應　魏文黃龍
孫權豹尾　晉元玉策
宋武龍章　武陵石立
明帝移宅　齊高授位
神武過神　陳氏金字
韋鼎望氣　梁武蹕聲
蕭紀改元　孔靖晝寢
陳文簫鼓　太武遷都

煬帝縱魚
隋文移都

第二卷

帝王運兆門下

高祖天啓
中宗拋石
睿宗金牛
得寶改元
岩郎似我
佐鬥留箭
遇神爲備
宣宗符夢
潞王當帝
石晉墜石
太元遇仙
聖宗征劉
周祖破齊
太宗書生
天后知命
憲宗龍木
叱像古年
一行當歸
審音知變
武宗改名
普王履位
周宗遇僧
梁祖嗜雞
楊勛吟詩
譙開遇仙

陳摶睨趙
王白術數
城下三天子
曹谷易格

第三卷

異兆門上
孔甲取子
王溥三田
裴度龍鍾
仲卑貴人
陶侃爲公
伯龍鬼笑
顧琛立廟
江淹貂蟬
子儀奪馬
懶殘撥芋

仲明天數
一殿三天子
乾德名年
錢氏歸朝

子方祀竈
文昌兩炬
僧孺鵝鵞
智興侍中
魏舒自知
敬容何敗
范雲歸心
馬植黔南
文惠艤舟
正己看墻

田方阸府　冀公遇裴
周生參政　當世侍中
崔韶三牓　寶藏三品
張說橫財　孝叔蛇鏡
王勃不貴　思溫無祿
公誼過河　鼎夫鹽中
魏鄭嵓下

第四卷

異兆門中

尉遲賜帖　李什名卷
黃覺大錢　李生白銀
朱嚴助教　俊民狀元
固言遇姥　韓湘開化
仁鈞避地　李庾食鮹
德裕終南　楊璀遷官
昭武販馬　歸皓溺水

高雅見怪　伯珍注名
處厚百日　師道勇退
貶弼得錢　盧瑩無官
黃裳狀元　藍守山魁
吉寶得汗　武侯後身
子正角龍　鄭綱拜相
韋公玉簫

第五卷

異兆門下

張泊破瓜　盧杞宰相
德璘巴陵　寇相毀廟
張誼赤光　韓澈靈語
琴僧江湖　狄公默祝
文公出廳　歐陽求退
鄭咸中允　賈林侍御
董齊醫畫　士寧得道

范諷三品
孔公新廟
世則首冠
仲宣不出
文叔遇俠
温裕喜鵲
僧知宿命
釋氏宿因
六祖遇難

第六卷

夢兆門上
呂錡射月
公孫亡曹
王濬三刀
周宣占驗
彦回著具
洪濤辟官
栢閣行者
延卿職官
張生得官
燕王遇張
薛珏注壽
僧遇異人
釋氏留難
穆子號牛
蔡茂二禾
周勤晝寢
陶侃天門
慶之正絹

慶遠褥席
吉瞻鹿皮
豆盧名亭
杜牧改名
范公捧詩
之遯折臂
羣玉仙藉
吳淑丹陽
丘旭定分
沈昶鄂字
馮僎方響
徽古太守
孫華生文缺
第七卷
夢兆門中
張鷟乘驢
伯玉腋翅
鮑泉朱衣
奚陟推案
良弼獻詩
蜀主竹簽
鴻漸相位
孟震附尾
思道點閱
虛己賜緋
李迪玉魚
程員雞行
凉公舁棺缺
元規八字缺
竇參半臂

劉檀改名　少卿領馬
盧絳白衣　希濟金介
潘洞篆銘　劉詠看榜
觀文榜尾　蘇協愁字
李畋見塔　孫僅踐木
范政送藥　鍾輻種松
陳公荆南　厚之翰林
裴頭黃尾　龍首山人
蔡齊狀元　全火及第
崔圓爲相　錢生楚州
李概斫足　東坡大吳
魏清除代　殷衮文學
周琬角書　草制前定
孫蟾除官　錢丕得官
錢公自述　化成得雁
張洎二驢　鄭滂鳳字

吳奎論題
彥祖天字
文公剃髭
丁序唱名
第八卷
夢兆門下
鄭獬曰龍
曹確剃髮
淳化看蛇
戴昭領錢
濟陽築宅
僧伽同行
黃牛廟詩
先大夫龍泉夢記
劉悅第三
文縝狀元
王獵侍從
劉滋吞印
孫相填名
國隆黑豆
楊礪記室
穆宗神告
景德隨官
刁湛賦詩
懶瓚垂訓
辟支佛記
張君房靈夢志
蒲教授荆山夢記
孫鉉策題
處厚類試

元珍贈詩
士美金堂
尤蹈甲門
照鄰闕牀
第九卷
相兆門上
公孫見子
衞卿封侯
亞夫餓死
張裕撫鏡
周陶略同
欣泰傷額
沈攸乘舟
管輅不達
天網術驗
梁鳳術驗
彥國文學
任豫交代
何某二子
黯布當王
鄧通穿衣
李固奇表
羊祜建功
馮婁共見
昭達眇目
安仁封侯
建平術驗
愷藏術驗
祿山異聞

姚崇甚貴　景融坐廳
艾頴登第　錢鏐非常
張相夢應
第十卷
相兆門下
班超封侯　王暉懷刄
鍾輻亡家　王顯夕死
中立爲將　李寬三無
冀公十全　种放帝友
若水公卿　乖崖鬚瘡
師德跛足　元景大貴
李嶠不富　錢楊知人
曹瑋知人　薛展狀元
薛邕列曹　禹偁易名
東之奇才　胡旦制誥
盧相敗土　若水見僧

韓丕甚貴
歐陽省元
子履不壽
第十一卷
卜兆門上
畢萬筮仕
季友爲輔
管輅占驗
戴洋卜數
麻襦天馬
江謐棊卜
文肯得銀
滿師九宮
道茂請判
頤素及第
張李異占
齊丘早退
堯封幕職
懿氏卜妻
晉侯食新
郭璞占驗
卜珝知死
嵩眞算壽
尹思月占
滀風推象
虞謙星算
庭芝貸死
呂憲改名
東門俱第缺

趙明奇中　王蒙占色
惟象要訣　章盧同兆
老人飛著
第十二卷
卜兆門下
隗炤責龔　僧泓戒說
德裕食羊　杜悰救禍
杜愆飛雉　崔圓大貴
穆生官氣　韋翁異驗
孝先共占　蘇協貴子
董祐賦題　王佺遇僧
利用祠貴　王生聽聲
文泰言命　積善得狐
崔張不協　垂應紫堂
曹谷命書　中和布算
從周詩卜　趙公寄詩

李生三韓
第十三卷
讖兆門上
龍尾取號
陳氏九六
隋帝拆字
隋蜀不祥
明皇制曲
望德塔動
蜀主禁銅
廣政破木
滿城誦詩
晉公平蔡
興國芒兒
崔立歸路
庚亮旐旐
鄭滂朝官
阿童渡江
僧辯童謠
潘石同歸
公遠歸蜀
適之鼎鬬
王衍移曆
知俊揚骨
興聖駱駝
後主古詩
黃賊黑賊
毅夫楚江
李生折足
唐朱之兆

丘墟之象
愁臺之讖
殺狐之兆
第十四卷
讖兆門下
遐周阿環
僞蜀桃符
誌公畫鹿
木平望火
執誼崖州
朱梁龜堂
清泰小字
道昌篆書
天命迎宋
符太保骨
孟津雲起
搜珠之語
孟入之言
蜀主歸國
廷瓊孟字
守忠禿鶖
李密邢厄
昭宗易梁
莊宗唐晉
牛字助語
彥博貝州
李主練帛
少游藤下
崔曙一星

子京兩地
宋炎葉齊
范子病葉
史二致富
原夫言譑
晉公朱崖
萊公晚竄
楊軒燈詩
元之蘄州
陶弼貽詩
狀頭入相

第十五卷

祥兆門

呂望封齊
越王烏臺
應樞天符
孑美蟬蛻
安道佛卿
唐卿京官
沂公梅詩
王公後事
禹偁病鶴
廖融得句
東坡入海
存寶無首
仲英折桂
王嵓詩讖

仲尼玉書
文翁擲斧
比干賜簡

楊震黃雀　張承白鵠
朱异飛蟬　行功魚袋
高駢冒鵑　秀之擲栗
欽則飛蟲　江陵生洲
全忠生廬　武后萬年
南康祿食　錢起鬼謠
虹霓降祥　文成二事
子良雙虹　薛願虹金
洪實蜺龍　孔愉印龜
士讜叢林　張伯藏璧
孫偓瑞槐　鄭珏瑞麻
應元保運　慶源芰荷
處回旌節　天聖高第
慕容五木　李畋兩火
蒙正槐瑞　沂公槐祥
敬洙彈烏　危序看榜

鄭戩彩選
第十六卷
婚兆門
韋固赤繩
李生箜篌
盧氏碧襦
承業擇聟
明皇宮人
賈偶再生
高氏陰配
繼剛飄葉
黃霸共載
仙客遭變
第十七卷
墓兆門
袁安書生
馬拯同名
辛祕綠衣
盧渥紅葉
元綜偕老
閑儀繼室
僖宗宮人
章汎天意
于祐紅葉
令狐媒介
毛仙述配
孫堅異人

滕公佳城　陶侃牛岡
郭璞桑田　庾氏生金
處俊壓角　明徹白馬
沈彬石燈　韋墳萬日
崔巽三年　郭璞龍耳
智興竹杖　羊祜折臂
伯玉暴貴　張裕累世
流之改葬　靈運古冢
王果得銘　大雅不利
洛陽南市　地理吉凶
呂才葬論　葉公陰宅
由余氏墓

第十八卷　文孝石匣
雜誌門　南雍羊壇
敬達玉琬
劉毅齋名

李相紗籠
盧齊暴亡
耿詢太史
多遜崖州
抽籤爲戲
鶴林花歸
沈良借緋
陳氏修廟
全僧修寺
更人移廊
賈升知觀
于生遇風
程公逸事
亞夫角聲
范客薦福
吳僧寶鑑
宣宗探圓
鍾李同出
房琯龜茲
顏濬廢閣
分河取丁
丘辯三笏
魏瓘築城
孝先竹床
曹翰屠城
拱聖節度
王慶敍功
張洎修廟
孫何第一
士衡無失
郭注求室
列子力命

禹錫分定
胡宿名言
第十九卷
爲善而增門
韓厥紹孤
叔敖斷蛇
王忳繡被
王賀必興
裴度還帶
明府嫁婢
彥賓歸女
之亭放魚
查道侍從
和璞斲壙
康成經驗
毋公印書
鄭珏吉凶
東坡分定
臧孫有後
張湯有後
丙吉非死
郭躬仁恕
洪敬嫁婢
劉霽延母
李質延壽
從政延壽
張女二事
世明變格
元植及物
丁甫誦經

樊元遇僧
李母放魚

第二十卷

爲惡而削門
哀侯長惡
李廣殺降
無忌逐良
婁公誤殺
崔應奪祿
葉生陰責
孫亮減壽
張景改名
崇德遇僧
李紀殺生
叔賢降品
宋公易名

崧卿患癰
陳平陰謀
虞詡獲罪
蘇頲三品
張說不義
荀鶴惡念
齊丘矯命
陳昱再生
李生促年
浚明減官
寇奢杜儉
孫覺誤落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一

帝王運兆門上

陸賈天命

樊噲嘗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必有瑞應果然乎賈應之曰有夫目瞤得酒食燈花喜鵲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證大亦宜然故目瞤則吮之燈花則拜之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應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曰應天命不可以力取由是觀之符瑞之應所以顯帝王之休命故先儒謂聖人之興必有非常之物人弗能致者出焉以明有所屬授固不可厚誣於世柳宗元作正符詩言董仲舒等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遂與詩書所著玄鳥巨跡大電大虹白狼嘉禾之瑞併以爲詭譎闊誕不足信可謂好異而不經矣余懼世人拘子厚之作棄天弗徵背人道以自任故首標陸賈之言然後取周漢以來古今帝王運兆之興衰符瑞之應驗定于前契于後者集而錄之以見其信而有證云出西京雜記

周武得璽

商紂昏亂武王將欲伐之師渡孟津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受命之祥也牧野有一樵夫採木探高鳥之巢得赤玉璽文曰水德將絕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紀商之世曆已盡而姬之聖德方隆

是以三分天下皆歸周。元元之類。嗟殷亡之晚而恨周興之遲。至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皆天命所受也。劉孝標謂命運之定。逝者不可招。來者不可拒。其斯之謂歟。出西漢井拾遺。

叔虞封唐

唐叔虞、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因命之曰虞。及成王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于唐。周公入賀。請擇日封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雖出於成王之戲。周公之請。然天命已定於叔虞未生之時。雖欲不封。不可得也。柳宗元作桐葉封弟辨。以爲史佚成之。不可信。是烏知天實成之歟。出史記。

趙鞅病寤

趙簡子鞅疾。五日不知人。寤而語曰。我之帝所。與百神游。甚樂。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熊死。又有一羆亦來。復射之。羆死。帝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告我曰。晉國且衰。七世而亡。今余以舜之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使董安于受其言而書藏之。後簡子出。有人當道不去。簡子見之。曰譆。吾昔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吾射熊與羆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君滅二卿。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賜我二笥有副何也。答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何謂賜以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

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幷二國於翟簡子欲延以官富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而藏之府後二年三臣作亂簡子遂滅范中行二卿其子无恤母翟婢也簡子以无恤賢廢太子伯魯而立无恤是爲趙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保晉陽遇三神於王澤授以竹二節朱書曰天使汝反滅智是賜以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抗王左袒奄有河宗至於諸貉南伐晉北滅黑姑襄子受之與韓魏合謀果滅智伯於是趙北有代南幷智氏強于韓魏至于武靈王果七世矣吳廣由其女娃羸孟姚甚有寵於王王遂胡服幷略胡地悉如天帝與三神之言太史公備載於世家以見興廢之有命洵不誣矣（戰國史記）

楚平壓紐

楚共王无冢嗣有寵子五人乃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乃以璧見曰當璧而拜之神所立也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其後共王薨康王靈王相繼立子干子皙皆不得立平王終有楚國故叔向曰羋姓有亂必季實立獲神故也豈非壓紐之驗已前定於當璧之拜乎（出左傳）

始皇備胡

秦始皇既幷天下自號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以至萬世傳之无窮也二十三年燕人盧生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不知胡爲人名乃使蒙恬擊胡又築城河上爲塞以備胡三

十六年。遣使天下。使者從關東過華陰。有神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今年祖龍死。因忽不見。祖者。始也。龍爲君象。謂始皇也。使者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耳。於是遂出游。少子胡亥請從。至七月。始皇亡於沙丘平臺。李斯趙高立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而秦果亡。圖書之言合若符契。蓋天方興漢。其業將成。則命已定矣。始皇乃竭海內之力以備胡。曷益哉。出史記。

漢高靈符

漢高祖爲泗上亭長。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弃責。呂公好相人。見高祖狀貌。曰臣相人多矣。无如季相。因以女歸之。生孝惠及魯元。田中有一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孝惠曰。夫人貴者。此男也。及高祖來。呂后具言。乃追問老父。老父曰。嚮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及以亭長送徒驪山。到豐西澤中。令壯士一人行前。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拔劍斬蛇。後人行至蛇所。有一老媼夜哭。人問何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人以爲不誠。欲苦之。忽不見。秦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乃東遊以厭當之。當祖隱芒碭山澤。呂后嘗求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常有雲氣。故從往嘗得季。後入關。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入關。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也。急擊之。賴項伯得免。班彪王命論曰。餓罹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蓋貧窮亦有命也。況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妄取哉。若乃高祖靈瑞符應。可略聞矣。初。劉媼姙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

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旁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豈不信哉出漢史

元后天璽

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石大如卵董后績筐中取之石自裂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下后乃合之遂復合不可開乃寶藏焉及爲漢皇后置之璽笥中謂之天璽出西京記

光武符應

漢光武諱秀字文叔圖讖劉秀當爲天子故國師公易名秀以應之光武嘗狗河北會王郎起邯鄲乃入薊王郎新盛光武南出晨行至滹沱河无舡衆皆憂遇適冰合得過未畢而數車陷進至博城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在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馳赴之先是光武生於建平元年有赤光照室方士夏賀良上言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改號太初王莽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其文爲白水眞人望氣者見春陵郭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同舍生強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此皆受命之符雖白魚之應何以加之出漢史

魏文黃龍

建安六年魏武大破袁紹於官渡先是殷馗者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梁沛間其鋒不可當至是恰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至熹平時黃龍見譙太史單颺謂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

必復見。內黃人殷登謹記之。後四十五年。黃龍果復見於譙。登曰。鼂之言其必驗乎。由是文帝卽位。蓋文帝生於譙。龍見之應也。議者多以魏爲紫色閏位。而天亦應之。何耶。其它圖讖所著期運符命。並見於本紀。

孫權豹尾

吳孫權嘗獵於武昌樊山下。見一老母。問權曰。獵何獲。對曰。只獲一豹。母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後權稱尊號。乃立廟於山下。出武昌記。

晉元王策

晉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之亂。元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遂卽大位。化龍之應也。于時玉册見於臨安。麒麟神龜出於天寧。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也。夫二曜五緯。天地之精氣。其應見上。其本在下。至治將興。則日星呈祥。及夫將廢。則躔次吉凶。是豈無尸之者乎。出晉史。

宋武龍章

宋高祖武帝。諱裕。小字寄奴。姓劉氏。微時嘗遊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行止時見小龍二附翼。樵漁山澤同侶亦覩焉。及貴。龍形更大。伐荻新州。見大蛇。射之傷。明日復至。聞杵臼聲。見童子數人。衣青衣。於榛中搗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

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叱之皆散收其藥而反每遇金瘡傅之並驗嘗觀昔人論運命者謂河出圖洛出書赤鳥啣丹白魚登舟神母告符神父指路字成木葉字出蝸涎是皆天命已定非有言語之聲芳芬之臭可得而知也徒憑物以效意假神以告人觀諸孫權宋武爲不誣矣出南史

武陵石立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山隤兩石高丈餘如人雕刻精奇形如古石闕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年八月孝武始生後宮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卽帝位蓋石立之應也出王子年拾遺

明帝移宅

宋明帝封湘東王孝武爲開宅邸方鑿池獲赤玉二枚及入朝乃居西邸建平王景素起宅在建陽門外始成詔以一宅換之自西邸移入新宅河洛讖云靈耀豫見東南隅而邸皆處宮城之東南在巽地蓋天之應之也出宋明自紀

齊高授位

齊高帝在淮陰理城塹掘得古錫下有篆書諸人皆不能識王僧虔獨曰此何須辨錫而有九九錫之兆也初帝年十七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及貴舊塋在武進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宋明帝疑之嘗出鎭淮陽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淮南太守孫奉伯與帝同室臥夢帝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覺而謂曰兗州當大庇生靈而我不得與也奉伯果卒於宋崔靈運夢天謂己曰

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已授之天子年位。蓋自三王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爲十九也。先是宋武帝於嵩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宋卜世之數。夫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至齊果六十年。帝之符應其前定如此。它具見本紀。出南史。

神武遇神

北齊神武少與劉貴賈智出獵。兎逸至迥澤一茅屋。爲犬所噬。鷹兎俱死。神武射犬。犬斃。有二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盲。乃曳杖呵之。曰何故觸大家。因出酒烹羊以飲之。自云有知。徧捫諸人言並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者非人也。殆亦假神以告者歟。出典略。

陳氏金字

陳高祖受禪之日。其夜會稽人史溥夢朱衣吏衣吏冠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葉金字。曰陳氏五主三十二年。遂凌空而去。嗚呼。天人相交。氣應混幷。密然相關爲表裏。其可誣哉。出南史談藪。

韋鼎望氣

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因謂之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代終。天之歷數當在舜後。陳氏是也。後四年。武帝遂受禪。至德初。鼎盡貨田宅。謂友人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爾。初。鼎聘周。遇隋文帝。謂曰。公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及陳亡。文帝召入。待遇甚厚。夫天不言。以氣與象傳吉凶。其應驗之速。雖桴鼓之荅。鐵炭之動。不過也。出南史。

梁武蹕聲

梁武初爲司徒祭酒。與范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懽甚。永明末。梁武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雲妻嘗聞蹕聲。自是盡心推事。見南史。

蕭紀改元

蕭紀。字世詢。梁武之子也。爲益州都督。侯景之難。乃僭號。改元曰天正。暗與蕭棟同號。時棟爲景所立。亦改元天正也。識者云。於天爲二人正爲一止。天意亦若曰二人各一年而止也。其後果悉如所言。昔齊玄當晉世。亦僭改年號爲人亨。當時謂亨者於文爲二月了。後玄之敗果在仲春。由此觀之。崛強之徒苟恣縱於一時者。適所以發帝王之英靈爾。出南史。

孔靖晝寢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寢。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及宋武受命。加以開府儀同三司。不受。薨以爲贈。南史。

陳文簫鼓

劉仲舉。字德言。仕梁爲長城令。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帝嘗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於室中。由是深自結。文帝嗣位。授持中。予觀前

史見王者之興其鄉黨故人有起耕販而取將相十數世不絕者蓋其遇之之異耳如宋武在門梁武蹕聲陳文簫鼓此其又異也范雲孔靖仲舉遂因之以致貴豈徒然哉南史

太武遷都

後魏太武時嵩陽太室中有寶神像長數寸乍見孝文太和中有人避瘧於此廟見太武來造神因曰昨朝天帝帝許易都洛陽當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謂左右曰虜性貪天符但言四十而云四百年後孝文遷都洛陽果得四十年神言天符其數先定矣出古今五行記

煬帝縱魚

煬帝時有獻巨鯉者帝問漁者何姓曰姓解乃丹書解生二字於額縱之池中後見此魚益大出於波瀾解字已不全惟存角生字帝惡之欲射而魚沒竭池索之不獲蓋鯉而角生乃李唐將興之兆也噫自古興廢之兆必有吉凶之符符至而能竦然以道德合之則瑞應可保故武王周公享魚烏之瑞君臣祇恐動色相戒至於庸常覩之於瑞則自矜而懈其所修於異則自忽而逆其所戒由是瑞反爲妖妖遂爲災鄭之龍魯之麟漢之白雉莽之黃犀是也若夫逢凶而懼反躬自新則孽可更而爲瑞商之桑穀成王之大風宋景之熒惑從可知矣煬帝覩巨鯉之變不知德修乃竭池索之是逆其變而欲以力勝天也烏得不亡乎出闕史

周祖破齊

後周太祖時有李順興者。世傳秦築長城之日已爲北面軍主。或隱或見。愚聖莫測。魏自永熙之後。權雄分據。齊神武興軍數十萬于沙苑。太祖地狹兵少。懼不當敵。須臾。順興來直云。黃狗逐黑狗。黃狗夾尾走。於時東軍旗幟尙黃。西兵尙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戰。果大破神武。出廣古今五行志。

隋文移都

長安朝堂卽舊楊村。村門大樹猶在。初周有異僧棖公。言詞多驗。時有人集於樹下。棖公逐去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敢居此。至隋文卽位。果移都於此。後隋末望氣者云。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煬帝乃置離宮。數游汾陽以壓之。後唐高祖起幷汾。遂有天下云。出南京記。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二

帝王運兆門下

高祖天啟

隋開皇末有老翁謂唐高祖狀貌甚異曰隋氏將絕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將在君也高祖惕然拒之翁曰既爲神所授寧用爾耶但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謂誰翁曰公之道籍但公不知耳天之所啟神器所屬必在二人彼若無意公自得之帝問安在曰鄠杜間隱居帝乃詣焉既見貌若冰雪隱几持頤塊然自處遽曰吾久厭濁世汝輩於時者顯晦既殊幸无見忌帝愕而謝因啟曰隋氏將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其在我宗僕宿叶冥徵謂鍾大運切知先生之道亦契天人之兆夫兩不相下必將決雌雄於鋒刃衒智力於權謀深恐中原久罹劉項之患是來實有心焉欲濟斯人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遜躡巢許之遐蹤僕所謂醯雞夏虫未足以窺大道也先生頷之帝復進曰天下之廣豈一心一慮所能周僕視前代之理亂在輔佐得其人耳苟非伊周皋夔之徒秦漢以還皆瑣瑣常材不足數今先生尚不屈堯舜之位固蔑視伊皋矣一言可致昌運得无誨我乎先生曰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有數非人力所造且非吾之所知也訖不對帝還後再訪之則其室已墟矣高祖遂有天下出神告錄

太宗書生

太宗生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已去使人追之不知所在因以爲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焉出唐史

中宗拋石

唐中宗廢處房陵仰天而歎因拋一石於空中而祝之曰我後帝者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桑枝格住至今猶存嘗有人渡水拾得古鏡進之帝照面鏡中人忽語曰卽作天子未浹旬復帝位出獨異志

天后知命

唐武三思已封王后欲立之晚歲獲一妓曰綺娘有出世色三思寵以專房情意大惑欲咤於人乃置酒會公卿莫不畢至惟狄梁公託疾不往酒行命綺娘佐酒淸歌艷舞妙冠一時魏元忠有詩曰傾國精神掌上身天風驚雪上香裀須臾舞徹霓裳曲駿卻高堂滿座人拾遺蘇焜和之曰紫府開樽召衆賓更令妖艷舞紅裀曲終獨向筵前立滿眼春光射主人三思大喜惟恨梁公不至謂其客曰何薄我哉吾欲致之死地易若反掌客乃告公曰公爲社稷計何不外柔順以接之而欲爲兒小所圖乎公然之異日三思復開宴衆客未至公先往謝三思曰嚮以薄命恨不得見麗人今日先至願一見之三思喜笑令人召綺娘小僕曰不見矣三命三返皆曰杳不可見三思色變自入求之至於小閣中聞有異香俯而聽之乃綺娘其聲細如嬰兒而分明可辨三思大驚曰何至此也綺娘曰我非人也乃天上花月之妖帝遣我來奉笑言亦欲蕩公之心爾天方眷李氏他姓不可當願公無異志則永保富貴不然武氏無遺狄公時之正

直人。我不敢見。安李氏者。必狄也。遂寂不聞耗。三思出曰。綺娘異疾。不可見。是日。三思曲意迎接梁公會罷。密以此事聞天后。后知天命已定。不可強求。不久迎廬陵王回闕矣。出甘澤謠。

睿宗金牛

唐睿宗在藩邸。有蝸涎成天子字。在寢室之壁。心懼之。以泥塗去。數日復如舊。如是者三。及卽位。鑄金銀蝸牛數百枚。於功德前供養。亦有琢玉爲之者。後人時有得之焉。出酉陽雜俎。

憲宗龍木

元和時。內給事張維則自新羅使回。於海上洲島間。遇神仙遺一玉函。中有金龜玉印。龜五寸。上負黃金玉印方一寸八分。其篆文曰鳳芝龍木。受命无疆。維則具進。是年寢殿前連理生靈芝二株。宛如龍形。上曰鳳芝龍木。豈无驗乎。

得寶改元

開元末。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成乘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所以示明皇御歷之數。及帝幸蜀之歲。果四十八。得寶之年改元天寶。初帝幸東都。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遐顧悽然。歎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无患乎。一行曰。陛下幸萬里。聖祚无疆。及西狩至成都。前望大橋。上駐鞭問左右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進曰。萬里橋。上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吾无憂矣。出松窗錄及開天傳信記。

叱像占年

唐初有神像用金製。傳云周隋間術士鎔範成之。天后命置宮中。扃其殿宇甚嚴。玄宗啟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力士。此像有何異。力士曰。前代所製。可以占在位之年。其法當厲而叱之。儻年永則其像搖震不然一撼而止。上卽嚴呵之。其像若甚懼。搖震移時。仆於地。上喜笑曰。誠如是。我爲天子幾何時。力士拜賀。上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命皇孫叱焉。亦動搖久之。其後明皇在位四十八載。肅宗在位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盡契其占。天命素定。惟神得而知之。雖郯鄒之占不過是也。出宣室志。

岩郎似我

德宗降誕三日。玄宗觀之。肅代二宗以次侍。保母襁褓德宗來呈。色不白皙。龍體不舒。肅代不悅。以手自下遞傳呈上。明皇一顧曰。眞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又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後在位二十七年。肅代眞不及也。明皇幸蜀至中路。曰岩郎亦一度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乃應其驗。豈非天命前定。不可力改。故明皇先知之審而終不得免耶。出松窗雜錄。

一行當歸

一行師欲歸寂。留物一封。令弟子進帝。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初不喻其旨。及幸蜀蜀回。知微意。深歎異之。其事與羅公遠无異。以此知行止自有前定。豈人力哉。開元記。

佐卿留箭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獵於沙苑。見雲間孤鶴。上御弧矢。一發而中。鶴帶箭西南而逝。益州去城十五里。

有明月觀。觀東第一院最爲幽絕。每有青城道士徐佐卿一歲三四至。甚爲道流欽仰。一日忽自外來曰。吾行山中。爲流矢所中。此箭非人間所有。留之壁上。後年箭主到此。當付之。仍記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後明皇幸蜀。偶至斯觀。見所挂箭。取而翫之。蓋御箭也。究其題。乃沙苑飜飛。當日集此。上大奇之。因歎其幸蜀之兆已定於此。其事與一行當歸及萬里之識相符合焉。出集異記。

審音知變

明皇一日聞奏霓裳曲。不樂。取筆記之於前殿之楹。高力士乘間請之。帝曰。朕所記殿柱。半月後當有叛者。朕聽樂知之。夫五音克諧。无相奪倫。早來之音。宮聲弛而商聲重。角聲散。徵聲廢。羽聲漓。宮弛者君弱也。商重者臣強也。角爲民而散則流。徵爲事而廢則亂。羽爲物而漓則浮。又商音焦。焦者灰之象。其應主兵。吾憂邊臣將叛。天下將亂。主弱而臣強也。帝又取蓍布卦。得離。曰重離二明相繼。上離白虎。下離青龍。白虎道路神。皆西方之物。吾將西遊矣。後一日。帝幸虢國夫人第。貴妃曰。妾昨夢與帝遊驪山。方食。火發驛旁。大木千株皆焚。帝遂跨一白龍去。如飛。妾跨一黑龍甚緩。叱之。見一物青面鞭龍數下。龍觸一峯而墮。妾亦沈一小室。青面曰。某此峯神也。妃子合居此。俄一騎曰。帝命妃子受益州牧籙元后。仍賜絲百縚。遂覺。不知是何祥也。後漁陽叛書至。帝果西幸至馬嵬。六軍不進。以誅楊國忠爲名。合門少長皆爲兵所殺。軍尚未進。曰禍胎尚在。遂賜貴妃死於古佛廟。以帛縚之。陳尸寺門。既解帛而氣復來。遂再縚之。乃絕。前次安平驛。帝曰。樂音與妃子之夢皆應矣。驪與離同音。驛與易同音。易旁木、楊字也。俱焚。乃滅族之象

也。吾跨白龍。乃西遊耳。彼跨黑龍。陰暗之象。龍墮沈於一室。乃古寺之應。峯神乃山鬼。一騎爲馬。馬鬼是矣。益州牧蠶。蠶必有絲。絲而加糸。糸縊字也。仍賜百縊。再縊而後絕也。略無差誤。信夢之前定如此。後肅宗卽位靈武。非重離之應乎。帝曰。重明乃一家事。吾家失之。吾家得之。又何憾然則帝王興衰。豈偶然哉。出唐國史。

遇神爲備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檝遊於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賓從肅然。忽聞下流數十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傳送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舡百艘塞江而上。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毡蘇蓋舉。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許。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泓中流。良久而退。圓卽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劍。蜀中諸望神祗遷移避駕。幸无深怪。圓駭愕罷會。時朝廷无事。自此前爲其備。明年西狩。圓應猝无闕矣。出成都廣記。

武宗改名

唐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爲火下火。及宣宗乃以光王龍飛。古文光字實從火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豈偶然哉。出貞陵十七事。

宣宗符夢

太子賓客盧眞有猶子爲桑門會昌中沙汰歸俗以蔭補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其家盧告以官卑屑屑常思再被緇褐師曰像教興復非晚矣語未竟俄見日月旌旗千乘萬騎言迎光王卽皇帝位未幾武宗崩帝果卽位竟符其夢出宣室志

普王履位

唐李蔚知廣陵日時咸通十二年也有女僧二人至普光寺忽如風狂云後二年國有更變此寺大聖和尙當履寶位循廊喧叫忽上峻塔投身而下遂不救至十四年八月乃僖宗卽位蓋普王也出唐闕史

潞王當帝

清泰初在岐陽有判官姓何者忽暴卒云使者拘入冥間陰君曰汝无他過今放還與吾言於潞王來年三月當帝天下言訖引出乃甦欲白其事左右以爲妖月餘又暴卒陰君責之何故不達吾教徐曰放去可速導吾言仍請畫吾形及地藏菩薩像何退見簿書雜亂問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將變升降去留將來之官爵耳及再活託以詞訟見王密白之王默遣去來春果下詔攻岐陽何知其必驗至三月而何之言毫髮不差清泰卽位擢何天興令固知冥數前定人力豈能遏之哉出王氏見聞

周宗遇僧

世宗南征得六合僧善知人言世宗數事若合符契又曰陛下得三十年帝大悅賜紫袍師號又賜皇建院居之卽太祖龍潛之舊宅也及世宗卽世人咸以爲謬後幼主遜位方驗三十年者乃三主十年也帝

王世數非前定乎。出紀異錄。

石晉墜石

長興中。雲州雷震。一物墜地。視之有一石如拳。自契丹界走至太原。馮延贇得之。覺其中有物。遂椎破之。復有一石。莫之測也。後晉祖鎮并門。不受淸泰命。潛引契丹爲援。淸泰命張生鐵討之。時人謠云。生鐵打石頭。直待圓卽休。未幾契丹破生鐵兵。耶律德光乃曰。我聞中國有推背圖。欲一見之。及視之。至一挺墨處。曰此碑也。碑非石不立。乃立晉祖。以兵送入洛陽。及帝東遷汴州。乃改爲東京。一依梁朝故事。洎少帝而晉氏滅。卽石中有石。兩朝之應也。其石後在太原維摩院功德堂。出紀異錄。

梁祖嗜雞

天福元年秋。汴州衙前馮章請假往宋州省親。十日旣滿。過八日方參。朱全忠遣王鎰責之。章曰。某八日前忽暴死再活。初到冥司。見判官叱云。馮章未合死。有十五年祿命。可急放還。乃令紫衣吏一人引入別城。城中有五大殿。第一題額曰河東李克用。某窗間窺之。見黑龍一目。第二曰蜀城皇帝王氏。窺見一白兎坐石牀。女監十人立於右。第三曰岐陽節度李茂貞。窺見短小一紫衣人。憑小玉几而坐。第四曰梁王朱氏。窺見一小靑窠虎。鐵繩縛柱中。前有雞肉一盤。吏者曰。此朱溫也。又曰。五殿英豪勇猛。惟朱溫不得善死。第五小殿曰楚王楊氏。吏曰。河東大王是獨眼龍。好富貴。子孫三世承之。歲在丁卯必死。蜀王但自守一隅。又奉三教。八年當卽帝位。岐陽極有福壽而无後。楚王江湖得志。梁王滅于申酉。汝愼勿泄。只與

王嵫言之某乃出寤其後一一如章言梁祖平生嗜雞日凡再食前有雞肉之應也由是知人之嗜好飲食皆有前定況運兆興衰乎出洞微志

太元遇仙

天復中有李太元者蜀人也慕道游靈山至一處田種紫芝遂摘餌之行至一門有青童出曰彼何人而至此丈人洞府乃入報引至堦後禮丈人遂令坐之堦下飲以玉杯俄有道士至其狀類王先主丈人與執手上堂坐定道士泣曰余之子孫不久受禍後唐將霸昨告上帝帝云已定不可免矣又有大將軍十餘人引一少年衣黃衣太元視之乃後主也又一女子年五十許拜訖道士訶責令送天獄丈人曰算猶未盡乃止既去命玉女送太元汎舟去太元拜辭問玉女前老道士與後主何事玉女曰道士爲蜀先主今見子孫不久國破頓追魂爽歸洞子到世間當自細知後一年乃咸康乙酉興聖太子入蜀後主遂降唐乃知國主非凡人所爲國祚興亡必由天數王命論謂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其斯之謂歟出資仙傳

楊勛吟詩

楊勛者前蜀後主乾德中世號楊僕射不知何處人變化无常爲後主召羣仙於薰風殿刑部侍郎潘嬌奏其妖怪帝命武士於西市戮之隨刃化爲草人未至所法處僕射吟詩曰聖主何曾識仲都可憐社稷在須臾市西便是神仙窟何必乘槎汎五湖其年冬後主失國果如其言此亦可以知興廢之有前定也出洞微志

聖宗征劉

陳摶字圖南。太宗召至京師。見於延英殿。時太平興國初。上欲親征河東。先生諫止之。約更四年方可取。會軍已興。上不以其言爲然。命寢於御園。兵果不利而還。後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幷州。信乎興衰前定。神仙得而知之也。（陳摶傳）

譙開遇仙

譙開於丙午年三月二日夜。其家人覺外門扇若有物觸動者。燭而闢之。則一老叟布裘赭色。方醉熟睡。因呼使起。曰恐警夜者誤以汝爲盜。可速去。叟起去。獨言曰。明年正月聖人出。開以爲醉言耳。女僕曰地上有一燒餅。一帖藥。急令逐而歸之。已无見。又親逐而索之。亦不獲。明日以問諸人。則皆曰无是叟也。文與可學士聞之。取其餅藥。明年神宗卽位。噫。聖人之出。固神仙所前知乎。開性簡靜。讀書治氣。屢逢異人多閑遊大慈寺。文與可呼爲大慈仙。（出渑水燕談）

陳摶睨趙

祖宗潛耀日。與趙韓王普遊長安市。時陳摶乘一驢。遇之。下驢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聖祖。右手挽聖宗曰。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當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預此席。既入酒舍。韓王足疲。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叱之使居席右。後祖宗龍飛。韓王乃爲佐命。李蕭遠曰。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又曰。授之

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其斯之謂歟出朝野雜錄

仲明天數

周仲明僞蜀時人趙季良常密問孟先主壽仲明曰上合爲尊主食蜀中二十年祿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可爲金縢乎曰天數也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子孫運數如何曰二紀外有眞人出天下一統矣季良默然後二十六日先主薨初有丐者自號醋頭手攜一燈檠無足所至處呼曰不得登登便倒至是人以爲應出成都廣紀

王白術數

太祖收晉水侵河東之年晉危甚使僞命殿直程再榮求救於契丹至西樓而遇契丹宣徽使王白白深於術數謂再榮曰晉必無患南兵五月十七日當回晉次日必大濟後十年晉乃破破卽掃地矣非惟晉破而契丹亦衰仍扶困卻犯中原飲馬黃河而返又曰晉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幾無遺種子但記之是年王師果不克晉後十年正當太平興國四年乃平晉蠭太宗征漁陽旋丙戌歲命曹彬伐燕不利冬虜乘勝抵黃河而退王白扶困之言於此驗矣與廢之數固有前定何王白之術其妙如此耶出朝野雜錄

一殿三天子

肅宗在東宮爲李林甫所讒髮皆班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遂幸太子宮庭宇不掃器爲生塵上爲之動色命高力士選掖庭宮女以賜太子吳皇后在選一日侍寢蘧而不悟秉燭視之良久方省肅宗問之后

手掩左脅曰夢一神人言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脅劍決而入痛不可忍檢之脅下有縫而赤者遽以聞代宗之生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盆以浴皇后年幼皇孫龍體未舒負嫗取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豐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負嫗叩頭具服上曰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進上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謂高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哉出柳氏史

城下三天子

五代周太祖時有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周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下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本朝太祖太宗從行出唐宋遺史

乾德名年

建隆末將改年號宣示宰臣擇前代所未用者不得重疊尋中書商議遽改乾德後二年平蜀宮人有入掖庭者藝祖皇帝因行幸見一照子鎔鑄奇異視之背云乾德六年鑄上異之令黃門持出便殿宣問宰臣向所改年號有無重疊時趙中令當國對云無上急召學士陶穀詢之穀云僞蜀後主王衍曾改此號上由是重博洽之士兼知衍之荒不足以當乾德之號乃天以此爲吾國家興隆之讖耳出洞微志及歸田錄

曹谷易格

唐一行禪師製葉子格進之當時士大夫宴集皆用焉葉子格者其字乃二十世李也唐果傳二十帝本朝曹谷撰新格最爲詳密其法用金骰子以定私凡九彩二百四十七逸彩二百二十七總成四百七十

有四谷時爲職方員外郎而術符之神妙極造化眞一行之流亞其變新格而爲四百七十有四必有微意未可測也出澠水燕言

錢氏歸朝

唐末錢鏐始兼有吳越將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當十倍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眞主若有國百年吾所願也遂增廣之及夫忠懿之歸朝錢氏霸吳越凡九十八年矣畢仲詢燕閑錄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三

異兆門上

孔甲取子

夏孔甲畋於箕山。大風晦冥。入于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產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以爲予子。誰敢殃之。及子長。折薪斧斬足。遂爲大闇。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善惡之數。若從天墜。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今人不知命之有定。而妄覬於分外。命定於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定於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者也。出劉子。

子方祀竈

後漢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祀之。自是暴至巨富。有田七百頃。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強大。其後陰識陰興封侯。貴盛三世。侯者四人。繁昌如子方之言。由是觀之。陰氏之貴已定於三世之前矣。出東漢。

王溥三田

漢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民人入錢得爲官。琅琊王溥家貧無貲。不得仕。乃傭書洛陽市。爲人美形貌。多文詞。傚其書者。丈夫賜其衣冠。婦人遺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庾。九族宗親皆仰其衣

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粟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溥以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也鐵印之銘已見於貧賤之時孰謂富貴而非前定哉出拾遺記

文昌兩炬

唐丞相段文昌負才傲俗常佐南康王韋皐爲成都館舍巡官忽失意皐逐之攝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兩炬皆滅先時爲皐奉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爲禮部員外郎方與日者相語文昌入謁日者匿於簾下既去爲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十年後此客入相方得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文昌果入相乃除禮部郎中日者之言毫髮不差向之兩炬乃神物護持也出異記

裴度龍鍾

唐中書令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定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曰蔡州用兵日久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至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不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度明年及第洎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度力請討之遂命度爲淮西節度使與師致討纔兩月擒元濟以獻遂平淮西及留守洛師話天津老人之事謂其必神仙也不然何以前知出劇談

僧孺瀹濶

唐河南府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卽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磧金沙澄澈可愛牛僧孺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因見耆宿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西臺灘上當有鸂鶒雙立前與後以此爲驗僧孺因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鸂鶒語畢俄有鸂鶒飛下不旬日果拜僧孺西臺監察夫天之示人亦可知一班一級皆有定數其所以得之者豈人力哉出談藪

仲舉貴人

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甲家甲妻夜產仲舉不知夜三更有叩門者久許聞應云門內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是何兒名何當有幾歲還者云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當若何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而默志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仲舉後果大貴嗚呼仲舉之貴與阿奴之死固有定數而名亦非由人乎出幽明錄

智興侍中

唐王智興微時嘗自郡赴上都宿逆旅遇店婦將產見二人入智興所寢舍驚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五歲當以金瘡死智興志之及期過店問婦所生云近因斧傷已卒智興後官至侍中陰注陽授數不可逃世之人區區競其智力吁可悲也

陶侃爲公

陶侃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欽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撤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侃後封長沙公。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相者與朱衣之言若合符節。前定可知也。出晉史。

魏舒自知

魏舒字陽元。少孤貧。嘗詣野。主人妻夜產。聞車馬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有應之者曰。男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斧傷而死。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始得上計。察孝廉。累官至司徒。遜位時。論謂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出晉史。

伯龍鬼笑

劉損之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爲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爲鬼所笑也。遂止。嗟夫。伯龍歷位太守。以清貧而營什一之利。未爲過分。猶爲鬼所撫掌。況今之人治生則欲暴富。入仕則欲速化。幽冥之中。烏得而不絕倒乎。梵志詩云。世無百年人。擬作千歲調。以鐵作門關。鬼見拍手笑。誠非妄語。因併錄之。以戒好作妄動者。出南史。

敬容何敗

何敬容字國禮。仕梁爲左僕射。少時嘗見沙門寶誌謂曰。君後必貴。終當何敗耳。及欽容爲宰相。謂是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字族無仕進者。後乃爲河東王所敗。由是觀之。禍敗固已前定。雖欲苟免得乎。出南史。

顧琛立廟

顧琛字洪琛。仕宋爲吳郡太守。初琛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艭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艭云。顧吳郡部伍等至。應泊此岸。於是艭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否。艭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證。因誓之曰。若得郡於是當立廟。至是果爲吳郡太守。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出南史。

范雲歸心

范雲字彥龍。仕梁爲宰相。初與梁武情好甚歡。又常同宿顧嵩之舍。嵩之妻夜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盡心推事。及梁臺建。遷侍中。帝受禪。遷右僕射。爲梁名相。其兆已見於同宿之時。豈不異哉。出南史。

江淹貂蟬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永明初累官至侍中衞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之。其母曰。此故汝之休證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乎。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昔子列子嘗謂窮達貴賤貧富皆命之所制。而非力之所能。觀諸江淹。爲不誣矣。出南史。

馬植黔南

唐丞相馬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前堤。堤畔林木夜月明甚。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卽是釣陶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問之。已失不見。後果自黔南入爲大理卿。不久遂拜相。噫。行止豈復由人哉。出將入相。各以數至。雖聖智不能迴也。出本事詩。

子儀奪馬

郭子儀未貴時。一日有故。宿郊外田家。夜月曚朧。田家垣籬疎缺。公繫馬於茅軒前。夜深不寐。聞燭下有人聲。不見其形。又聞榻下有人呼燭下人曰。吾二人各值一更。中夜後。有盜牽公馬。燭下與牀下人出擊盜。奪其馬以歸。曰爾何人。敢盜汾陽王馬。公曉乃去。常異之。其後公立大功。再造唐室。加尚父。累官汾陽王。中書二十四考。子孫封侯尚主。居家三百口。二十年內外無絲麻服。爲唐室第一人。命固前定。豈僥倖至是哉。青瑣高議。

文惠艤舟

大丞相文惠陳公。受潮州通判。泝漕檄。權惠州刺史。率秀才許申偕行。中道艤舟古岸。江風頗涼。新月初出。俄有介胄百輩。乘騎數人。指揮甚明。云今夜丞相漕使宿此。或稍疎虞。毫髮不赦。公與許相對。不知孰爲相。孰爲漕。明早詢其地。有姚娘廟存焉。後公來秉鈞衡。申亦作本路漕使。皆如其言。公嘗使人自京師

就其地祭享以神其事且欲世人知官爵之崇卑皆前定也青瑣高議

懶殘撥芋

衡岳寺有執役僧性懶而食殘人多呼爲懶殘獨李泌常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出芋啗之取其半以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後果相肅宗十年出袁郊甘澤謠

正己看墻

唐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鎭淄青以懷玉爲兵馬使尋被飛語侯怒囚之李抱冤無訴疊石像佛默祈之方睡聞有人在頭上語云李懷玉汝富貴時至矣卽驚覺略不見人天尙黑甚怪之再睡又聞曰汝看墻上有靑雀噪卽是汝富貴時及覺復不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靑鳥十數飛墻上俄聞三軍叫呼逐出希逸壞鎖取懷玉知留後然則富貴眞有時時未至而區區強圖其蔽甚矣出酉陽雜俎

田方陰府

北京書表司田方爲人謹愿書札尤精曹南院瑋判大名府時一日淩晨呼之不時至曹怒械于直司及賓僚退而責問之對曰小人不幸別有拘役之處曹愈怒曰汝爲使司典吏復於何處執役方請屛去左右云某久爲陰府所拘主三品以上祿料昨夜升降三人祿廩迨曉而蘇奔赴早衙不及今日太尉食品某能知之乃書於紙封之俟暮可驗曾異其說及退歸宅食餕飪甚美乃以野雉爲之曹遽索所封驗之無差乃釋之出幕府燕閒錄

冀公遇裴

王冀公欽若。淳化二年。與西京武覃同行赴舉。忽失公所在。覃乃散僕尋之。一僕驚悸曰。此去有一神祠。公馬在宇下。有吏云。令公與王相歡飲。不可入也。軍急往見。公來詢之。不答。因指廟問民家。乃裴晉公廟。知公之非常人矣。公登第不數年。使兩川回至褒城驛。忽見導從至。云唐宰相裴令公入謁。公忻然接之。因密報公大用之期。仍懷中出書一卷。示公以富貴爵位默定之事。言終而隱。及公登用。遂修飾祠宇。爲文紀之。出國史補。

周生參政

乾興中。有進士者。赴舉京師。道次宿州旅邸。偶宜春周生亦以薦送。相約偕行。而周甚豐富。遂爲其人所圖。是歲乃登第。再授巫山令。一日忽報周秀才干謁。其刺字州里姓名。乃向所殺者。遂蒼惶悔謝。周曰。今未敢理冤。以君前定。合作陽間參政。此後方奉邀也。今某此來。以未能託生。合得爲神。爲此邑之城隍。願略興葺。遂不見。其人因鼎新其廟。由是威靈顯著。後其人自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才三日。周復通謁曰。某三十年孤魂無託。公今復何避。是日遂暴卒。此雖冤報之影響。亦以見參政之命。皆前定。出詹玠遺史。

當世侍中

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醉臥郊外。有漁者罷漁。困臥其側。夢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見馮。曰。秀才必貴。具以夢告。其後馮貴。訪漁者。不復見焉。出燕旨。

崔韶三牓

崔韶常暴卒復生。云見冥間列三牓。備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牓。其次列銀牓。州縣並列長鐵牓。然則姓名不在三牓之列。而區區奔競。眞絕癡也。出拾遺

寶藏三品

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吏。下直歎曰。吾年七十。未嘗一食酒肉。可悲哉。傍有一僧。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異之。時太宗苦氣痢。醫皆不効。寶藏曾困其疾。卽具蔬以乳煎葷撥上服之。立差。宣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上疾復發。問左右。吾前飮乳煎葷撥有効。復命進之。又平。因曰。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曰。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矣。我天子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向使鄭公立除授之。則寶藏止得五品。故天使稍難之。以激太宗之怒。遂授三品。以符異僧之言。孰謂非前定歟。出蜀異志。

張說橫財

盧懷愼與張說同時作宰相。盧忽暴亡。其夫人崔氏不泣。謂家人曰。公命未盡。公淸儉而說貪侈。說尙存。公不應死。已而果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告。公曰。不然。適冥間見數十處。皆曰爲張說鼓鑄橫財。我豈可同哉。未幾復卒。嗚呼。奢儉自人。而亦由定數耶。續異志

孝叔蛇鏡

袁孝叔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卽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墜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仆而疾數日遂卒然留書尚多其妻開視皆空紙最後一幅畫蛇蟠鏡中異哉出感定錄

王勃不貴

唐王勃方十三隨舅游江左嘗獨至一處見一叟容服純古異之因就揖焉叟曰非王勃乎勃曰與老丈昔非親舊何知勃之姓名叟曰知之勃知其異人再拜問曰仙也神也以開未悟叟曰中元水府吾所主也來日滕王閣作記子有淸才何不爲之子登舟吾助汝淸風一席子回幸復過此勃登舟舟去如飛乃彈冠詣府下府帥閻公已召江左名賢畢集命吏以筆硯授之遞相推遜及勃則留而不拒公大怒曰吾新帝子之舊閣乃洪都之絕景悉集英俊俾爲記以垂萬古何小子輒當之命吏得句卽誦來勃引紙方書兩句一吏入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儒常談一吏又報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一吏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卽不語自此往復吏報但頷頤而已至報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不覺引手鳴几曰此天才也文成閻公閱之曰子落筆似有神助令帝子聲流千古吾之名聞後世洪都風月江山無價子之力也乃厚贈之勃旋再過向遇神地登岸叟已坐前石上勃再拜曰神既助以好風又教以不敏當修牢酒以報神賜勃因曰某之壽夭窮達可得而知否叟曰壽夭係陰司言之是泄陰機而有陰禍子之窮通言亦無患子之軀神強而骨弱氣淸而體羸腦骨虧陷目精不全雖有不羈之才高世之俊終不貴矣況富貴自有神主之乎請與子別勃聞之不悅後果如言

出羅隱中元傳

思温無祿

杜思温正元初大學生也善鼓琴常宿城南攜琴臨水彈之忽有一叟支頤來聽起而詢之老人曰余秦時河南太守梁涉也遭難身沒於此聞君鼓琴故來聽之思温問其窮通之事叟曰余少子乃主人間祿籍當爲君問之後二日會此至期見之叟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愼勿爲武職恐有大禍言訖不見思温明年果下第遂罷舉西游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授要職隨軍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女而妻父常欲思温在轅門思温憶老人之言辭不受大將密白韋公補討擊使牒出不可辭而常懼禍及劉闢叛時思温在鹿頭城城破爲亂兵殺家族不知所在此皆祿籍注定宜不逃老人之言也出成都記

公誼過河

崔公誼鄧州人補莫州任丘主簿熙寧中河北地震未已而公誼秩滿挈家南行數程一夕孤宿馬鋪中風雷陰黑夜半有人急叩門呼崔主簿在此否又呼曰莫州有書崔聞之披衣起未開門先問何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主簿合係地動壓殺人數甌敢擅逃過河已收魂俗岳到家速來迫開門寂無所覩其妻乃陳少卿宗孺之女陳時知壽州崔度其必死兼程送妻子至壽州次日果卒陰注已定何可逭乎出聞錄

吳大換名

吳大者賣鞋於虹飛橋鄰人王二叔以掌鞋爲業二人甚相得王謂吳曰我有女君有兒願作親家吳曰諾既成親而王死越明年吳晚歸百餘步見王自東而來相見屈吳店飲吳曰親家翁已死何故相見王曰然某之女蒙君好看某在陰府頗甚感激今特來相見某今職此橋來日橋下死五十三人親家翁是一人之數特爲換其姓名矣來日愼勿上此橋記之出門不見吳來日於橋側俟至午後橋壞打殺者果五十三人豈不異哉（青瑣高議）

鼎夫鹽中

楊鼎夫頃遊青城過阜江同舟共濟者五十餘人中流被暴風鼓蕩其舟觸巨石而覆同濟者悉爲洪浪漂沒惟鼎夫若有物扶助之泊於岸下上有一老人以杖引之謂鼎夫曰子是鹽裏中人非水中人也鼎夫致謝未終已失老人矣後鼎夫爲閬中幕權判榷鹽院遇疾而卒因有俸鹽百餘觔妻子用以裹束其屍歸葬成都方驗老人鹽中之言蓋死生皆有分定不可易也（出賅聞集）

魏鄭窗下

魏鄭公爲僕射有二典事之甚謹一日方晝寢二人窗下相與言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翁一人曰不然總由天上鄭公聞之遂作一書遺言由此翁人令送至侍郎處書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忽心痛乃憑言由天上者人令送書去及明年引注由此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鄭公怪而問焉具以心痛憑送書去告鄭公乃歎曰官職祿秩由天不虛也昔夫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謂神不由正無益於

教化。斯怪亂也。今異兆所錄貴賤貧富死生窮達。皆至神冥冥獨運而成功。非智力然也。使見之者知命而不憂。豈無益於教乎。覽者詳之。出會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四

異兆門中

尉遲賜帖

隋末有一書生居太原苦貧以教導爲業所居抵官庫因穴而入有錢數萬貫遂欲取之有金介胄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是敬德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有鍛鐵工尉遲敬德書生拜之尉遲曰何故曰某貧困足下富貴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怒曰我打鐵人乃見侮耳生曰若能賜一帖他日當自知乃令書生執筆曰付厶人錢五百貫具年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去尉遲與其徒大笑書生得帖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遣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尉遲佐神堯立勳請歸鄉里勑賜錢一庫未曾開者遂得此庫錢敬德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見梁上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也累日驚歎使人求生具陳所見公厚遣之以庫錢分惠故舊出逸史

李什名卷

唐末有李氏者夫妻孤老無子藏鐲十萬嗇不忍用一日自言曰吾夫婦辛勤治生至此今老矣盍少自奉乃出錢市酒肉其夕夫婦俱見金介神人怒顏而責之曰此蜀王錢也天使汝守之奈何盜用至王建入成都用度方窘李老獻其鐲建曰欲復讎乎欲得官乎李曰俱无之乃具述所見建大喜曰吾王蜀矣

當令汝名傳後世。乃命以李什名其巷。李以見其姓。而什以見其錢也。嗚呼。李氏辛勤藏錢。乃爲蜀王守錢。世之臭徒。區區多積。不惟嗇不忍用。而朝夕惶惶貪求不足。以至自執牙籌。傾身障篦。誠可鄙笑。亦若有物使之者。見此當少悟矣。出成都記

黃覺大錢

黃覺嘗送客都門。至則客已遠矣。旅舍中見一道士。因取酒炙。命之共飲。既罷。道士以水寫呂字。始悟其爲洞賓也。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道士懷中出大錢七。其次十。又三小錢。曰數不可益也。予藥數丸。曰歲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幾盡。爲詩曰。床頭歷日无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卒。見詩話

李生白銀

李秀才者。亮州人。家貧。置小學。教童蒙。日止十人。朝夕供給常不足。一日遇疾暴卒。二日乃甦。謂其妻曰。我死地下。見姚狀元主判。人閒衣食簿。與我昔日有同場之好。謂我曰。甚貧矣。宜早歸。衣食某之本職。不敢私。特爲君添學生一十人。贈銀一笏。是某之私羨也。其後人忽送兒童上學。比舊果加十人。生展修其屋。果獲白銀一挺。嗟夫。學徒之多寡。亦復係陰司注定。況官職之崇卑。年壽之修短。祿廩之厚薄。孰謂无其數乎。出青瑣高議

朱嚴助教

王九齡常言其祖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爲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待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嚴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一官不可妄得況其大者乎

俊民狀元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不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荊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所定等第以對覆考之等第如同則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卽不得別立等是時荊公以初考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爲封彌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荊公之請及發封果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第自此始遂爲定制出筆談

固言遇姥

相國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姥曰郎君明年芙蓉鑑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鎭蜀土願以季女

爲託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鑑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是姥來謁固言忘之姥曰吾嘗囑季女者固言省前事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乞庇我女至門不見及固言鎮蜀日盧氏外孫九齡不語忽弄筆硯固言戲曰汝亦用此耶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固言驚悟遣人訪之有巫董氏事金天神卽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岳三郎固言如巫所說是兒忽能言由是蜀人待董如神富貴數百金估勢用事莫敢言者然則富貴早晚皆有定時鬼神皆知而人獨不知善人君子修己以俟可也出酉陽雜俎

韓湘開花

韓湘昌黎文公猶子也文公嘗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非公所知乃爲詩以見志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子安能奪造化乎湘曰此甚易乃聚土以盆覆之良久曰花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朵公環而觀之有金字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不曉其意湘曰他日乃驗乃告去未幾公以諫佛骨謫潮州一日塗中遇雪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公詢之乃藍田耳公嗟歎曰吾與汝足此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敝事豈將衰朽繼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出青瑣高議

仁鈞避地

鄭仁鈞欽說之子也與表弟同居表弟之姊嫁楊國忠之子表弟以疾喪明甚怜之時洛中有鄭生有異

術仁鈞使窺表弟曰彼天曹判官也仁鈞甚異之忽一日謂其母曰不久兵起兩京皆亂宜圖淮南避地楊氏百口皆當誅滅惟姊與甥可免母如其言入京以告其女楊國忠詬之其母乃理裝東歸是年祿山叛明皇西幸楊氏无少長皆死屠戮之際其姊先覺負其兒竄得脫悉符表弟之言彼蓋以天曹判官因得知之耳唐宋遺史

李庚食鱠

貞元中万年縣尉李庚與前進士數人會于西亭方具鱠一客偶至醉色甚傲問其所能曰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占今日有人不得鱠喫否客笑曰唯君不預耳李公曰厶爲主人安有不預之理術驗則厚賞誕妄則奉罰請合座證之因促饌饌將進俄有奔騎至云京兆尹急召李公亟上馬適會議盜賊事留連乃密令報諸客先饌戒庖人留鱠且欲破術士之言是晚李公回諸客尚在公令進鱠方調醋且誚術士之妄術士辭色安然唯言必不謬誤言訖官亭爲久雨濕漏仰泥方數尺忽落盤上器皿俱壞李公驚異問復有鱠否報已盡矣乃厚謝術士以錢五十千贈之出唐宋遺史

德裕終南

贊皇公李德裕好餌椎朱一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來謁曰聞公久服丹砂敢希一見公以示之道士笑曰此是世間凡夫服之促壽乃探懷中出一玉象子曰可求勾漏塋徹者致象之鼻三日象卽服之更七日吐出方可餌此太陽之精凝結萬年矣愼勿泄於人惟忠孝是念正直是守又出一金象曰此是其

雌。貴其相伴。不爾亡去。公後驗之无差。贊皇後不能守正。廣求姝美。其象服砂經年不吐。果得罪南竄於鬼門關。逢前道士。怒索二象。至鱷魚潭。玉象如犬飛出。金象隨之。公到崖州。恚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之獸也。勾漏者。朱崖之寶也。羅浮者。海濱之山也。道士自稱李終南。乃贊皇不返之意也。事之前定。一至於此。得非命乎。出冉忠紀異錄。

楊璀遷客

昔楊璀尚書宦途未達。年六十。爲河北一縣宰。部下五伯。乃佐冥司。楊知而問之。對曰。厶非冥司主事。亦五伯之流耳。當今判者。乃鄰縣長官也。聞卽當來。但自求之。旬日。鄰宰果至。與楊俱上州季集。楊頗加禮待之。既見。乃一皓首老翁。年七十餘。謝楊厚禮。詞色感愧。楊乃以情懇之。老宰曰。愧吾丈意深禮厚。固不敢隱。令掃淨室。置楊。施筆硯紙等。宰入其中。令楊拂晨啓戶而入。見之喜色被面。迺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文書曰。愼不可先覽。但經一事改一官。卽開之。自此後。楊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入爲省郎。又拜諫議大夫。當除授之際。視文書皆不差。幷年月日時。並列於上。及貶辰州司馬。楊疑其不述。取視之。亦云爲厶事貶也。後又召爲左丞。終於工部尚書。所經之事。皆與文書无異。豈非仕宦進退。皆陰司注定。不可得而損益哉。章詢戎幕閒談。

昭武販馬

封昭武者。餘杭酒徒也。栖栖不偶。乃求隨舡舶入新羅。遂得季都綱。季都大舡主也。未至占城。舶主令乘

小舡。與三篙工取水。忽爲暴風所飄。不知何處。乃延步島上。望見一道士。袤一銀鼎。面浮一大珠。昭武趍禮之。具言窮相。狀道士曰。視子之面。無外夷祿。可乘舟歸。吾與好風送還。昭武告以生計。道士曰。但販馬當自給。我陰眞人也。謝去。風起舟去如飛。一夕已達明州矣。遂販馬於衢婺閒。果得充養。以此觀之。衣食之數。果有前定也。出錢希白洞微志。

歸皓溺水

歸皓。錢塘人也。天成四年泛海來貢。忽値風濤。舡悉破溺。皓抱一木。隨波三日。抵一島。乃拾木登岸。見二道士手談。就拜禮之。道士曰。得非歸皓乎。又拜。忽一人自水中曰。海龍王請二尊師齋。乃與皓同往。既出。命朱衣吏送皓還。吏引入一院。謂皓曰。侍郎元無名字。除進奉外人數姓名。並已收付逐司。皓請見其子。吏曰。亦係大數。固難得回。乃速召吳越溺人。歸侍郎一行暫來。俄見一行二百餘人。俱至廳前。見皓咸拜。爲之流涕。又令取溺水簿示皓。果皓一人不在其數。朱衣令取進奉物列於庭。印封如故。卽令十餘輩送皓出。既出食頃。則見身乘小舸。並進奉物及表函等。皆泊於岸上。小舸雖漏而不溺。訪其處。曰。此萊州界也。旋有巡海人軍輦運於岸上。小舸尋自焚滅。皓後謝病隱居。年八十卒。侍郎蓋承制所授兵部郎中耳。出紀異錄。

高雅見怪

高雅爲荆湖轉運使。嘗至公安驛。假寐於廳上。忽聞人呼其姓名。雅驚起應之。見一人朱衣自地出。云祿

命俱盡言訖不見雅急行至荆南果卒自見怪及卒三日耳出吳淑秘閣閑談

伯珍注名

荆伯珍字君玉南陽人累舉進士不第太平興國八年省試正旦御乾元殿受朝賀賦以正月之節文武稱賀爲韻伯珍下語曰簾霧初捲爐香正焚誤書焚爲噴歸而始覺中夕不寐起曰我聞二相公廟乃子游子夏也舉子祈之必應乃草一祝文敍其事以乞夢是夕夢二神人朱衣坐大壇上謂伯珍曰鴛鳴六合數應二朱亦須頭戴金冠腳蹈玉象懷中出一枝花曰桂也伯珍跪受之遂覺試策日以祝廟文具敍其言於主司宋公白既詣省尚早乃息於省前俄有二皁衣吏攜簿書坐其側伯珍詢之一吏答曰我輩非人也冥中走吏送今年舉人過南宮姓名入泰山去伯珍乃求其名答曰荆伯珍始試賦落韻不合過二相公苦救之前夜已命宋舍人與改了今卻注名過也又問及第否此別有籍吾不知也逡巡二吏揖去伯珍心喜遂見宋公公云君非荆伯珍乎所試賦甚佳一噴字固知筆誤前夜已與賈舍人同改爲焚字了勿憂勿憂其年過省御前試六合爲家賦鶯囀上林詩名字在第二等末徙尾第二人魏元樞之下彭乘象之上並應神人之語伯珍爲神告傳以紀之吏云此別有籍以是知得失高下脉籍注定人力區區何爲哉出荆伯珍神告傳

處厚百日

王處厚字元美華陽人也舉進士於孟氏廣政丁卯歲下第無聊乃出西郊淨衆佛刹見一僧老而癯揖

與語曰吾本太中人姓王名緘字固言及進士第至於今合得五百九十四甲子一千一百八十八洊辰時壯室有二今計齒一百三十年矣遭亂爲僧遊蕩至此會語久之別去又曰秀才成在明年處厚歸復訪之已絕迹矣是歲冬忽聞扣門乃其僧也曰吾欲遊峩眉思一會別乃引處厚遊寺北社廟公廟俄有數吏由廟出降階列僧曰新官在此便可公參吏再拜處厚悸悚因問來春之事僧爲一札以授之曰春試畢開之有十六字曰周士同成二王殊名主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放牓處厚果第一王愼言爲牓眼八人爲周之八士也處厚心惡百日之語日出西郊遊古陌吟詩曰雖言今古事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算得生前隨夢蝶爭如雲外指冥鴻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惆悵荒原懶回首暮林蕭瑟起悲風及暮還家暴卒同年見處厚藍袍槐簡投刺云新授司命主簿自登第及死正百日此不謂之前定可乎出名賢小說

師道勇退

劉密直師道嘗爲淮南轉運使因往荆湖至岳州一山寺殿上見一老父皤然瞪目相視劉意甚不平乃取別路去意不欲再見之已而老父則先在其前矣心始異之因屏人延坐問以人之生死必可知乎老父曰知其生則知其死只如官人生襄鄧旅亭則死亦可見矣劉大驚曰某實隨先君於南陽逆旅生此無人知今遇神明願決平生通塞老父微笑曰官人自以至壬寅年當居權要若不勇退則禍至既已黜削且居散地以延齡倘復舊資則甲寅不可得過語畢拂衣而去劉果以咸平五年自密直權計省以弟

幾道所累責降。正屬壬寅。後閑居湘潭。乃牽復如舊。至大中祥符八年甲寅十月一日卒。略無差異。茲可以驗官祿得喪果前定也。出洞微志。

段弼得錢

長興三年始贈東岳三郎爲威雄將軍。至建隆三年有段弼者。年八十。善製笛。一夕有人云。威雄將車追汝。遂入府。見一黃衣少年。謂曰。知善製笛。可爲作三五管。弼卽時作三五管獻之。少年指最後者曰。此尤爲妙。弼乞留。少年曰。爾算未盡不可。弼曰。某在人間苦飢寒。不願活也。少年曰。但去。將日給錢三百。後五年卽召。弼覺。後日果賣笛得錢。如所許之數。雖大陰雨亦自有人來買。後五年乃死。出錢希白小說。

盧瑩无官

盧瑩。兗州使院吏也。開寶九年。自城獨歸。行村路中。忽見旌旗甲馬。問之云。泰山三郎出獵。瑩嘗聞泰山三郎見者就求官祿。多得如願。乃伏草中。徐見錦袍少年。從者甚盛。瑩趨出拜告。少年曰。爾無官分。與錢五百千。便過如飛。瑩後歸家。因浚渠。果獲錢如所許之數。以此知一官皆有分定。不可妄得也。出錢希白小說。

黃裳狀元

延平黃狀元裳。少苦學。好夜讀書。忽一夕月明。聞水涯人偶語。俯而聽之。曰吾在此十紀。來日當去。惟候淮南二急腳來替。黃甚怪之。翌日亭午。果有二黃衣至水涯就浴。黃乃急止之。仍令他日無復過此。是夕中夜鬼又語曰。我本當替爲黃狀元令過去。未有來期。黃自是知其必冠多士。至元豐中。有梁逖者。一夕

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碑金字大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乃改名爲黃裳至明年御試進士第果黃裳爲天下第一信乎利名之前定也出紀異錄瀟水燕言

藍守山魈

詔州太守衙有山魈廟甚靈嘉祐中藍丞郎中知州晚見一叟異之曰山魈神也知公愛民今年五月十八日當有大水居民漂溺願備之至日果大水民皆獲免時提刑趙琪與康州守黃郎中者交章爭訟藍守問山魈神曰趙黃交爭竟誰勝也神曰吾嘗入陰府詢之二公所爭恐勝負未決相繼皆沒矣公曰二公年少氣焰何遽死乎神曰陰數已定則何可逃乎後踰月二公皆就獄果相繼而卒焉出翰苑名談

吉寶得汗

吉寶臣都下人也熙寧五年臥病六日神遊陰府見紫衣據案呼云何來寶臣訴以病六日而未得汗紫衣命左右下汗案檢寶臣汗當下否吏回報更五日寶臣曰五日則死矣吏曰祿算未終更十日亦無所損俄有二金人引寶臣出曰此去日誦金剛經一遍生無病苦死不入惡道引寶臣臨池墮池中而覺見妻子泣守之果五日大汗而愈嗟夫一汗之微陰司猶以案牘注定況大於此者乎二金人則寶臣佛室中所塑二金像也出翰苑名談

武侯後身

天竺釋失其名貌陋衣穿嘗曳鐵錫至於京輦當南康韋皋之生纔三日其家設齋命僧此僧不召亦赴家

人怒之。坐於庭中。齋畢。韋氏命乳母負嬰兒謂衆僧祝願。梵僧先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韋氏怪而問焉。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乃諸葛亮後身爾。武侯爲相。蜀人受其賜。今當卻爲蜀帥。重福坤維之人。吾與此子爲友。知生君家。不遠而來。此子作劍南節度。二十一年至中令太尉。此外非吾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爲字。後悉如梵僧之言。乃知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知之而莫能預。聖哲安之而不敢謀。早晚進退。各以時至。咸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苟能知此。又烏有昔人不遇之文哉。出成都廣記。

子正角龍

熙寧丙辰。賊寇邕州。郡倅唐著作子正。盡室遇害。唐本桂州人。治平中赴京調舉至全州。中途傷一僕。得一肩夫。乃遊袁州日所役舊奴也。挈重橐。勁若健羽。雖鞭馬疾追。長先百步。唐恐其逸。遂遣之。其僕當日自金州至唐州凡二千七百餘里。日午已到。留書囑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唐後月餘方到。下馬於驛。驛吏曰。君非桂州唐秀才否。一月前有人留一書在此。書云。呈桂州唐秀才。歸眞子謹封。固啓封。惟一詩。曰袁州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緣。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鼎內丹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爲燕會。好來黃壁臥林泉。唐得之。詰其形貌。乃全州黜僕也。留書之日。即全州所遣之日。始悟神仙人也。及遇害當丙辰。正合書中角龍之句。富貴生死莫不前定。惟仙人知之。而凡人固莫測也。見雜錄。

鄭絪拜相

唐丞相鄭絪宅在昭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及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之復還昭國。鄭公歸心釋門。宴處堂在禪室。及歸昭國。入門蟾子滿室。縣絲去地皆一二尺。不知其數。其瓦礫亦絕。翌日遂拜相。此最爲靈異也。出集異記。

韋公玉簫

韋公皐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之子曰荊寶。兄呼韋而恭事之。姜有小青衣曰玉簫。年十歲餘。常令祗侍韋兄。後二載。姜使君入覲。而家累不行。韋乃居止頭陁寺。荊寶時遣玉簫往來韋所。玉簫年長因而有情。韋後歸覲季父。行甚促。乃裁書別荊寶。寶乃與玉簫俱來。命令從往。韋不敢。遂與約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幷書一首遺之。七年不至。玉簫潛禱於鸚鵡洲。又逾年。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八年。是不來矣。絕食而殞。姜氏憫其節。幷玉環殯之。後韋鎮蜀。三日詢獄囚凡三百人。其中一人云。僕射昔日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憶姜家荊寶否。韋曰。深憶之。曰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後以明經及第。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燔廨舍。乃即與雪冤。仍歸墨綬。奏眉州牧。來赴任。留兵幕。因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與約七載。逾時不至。絕食而死。因吟玉環詩云。黃雀啣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甚悽歎。爲修經像以報之。然念之不已。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遊者相見。韋乃使召之。七日清夜。玉簫果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便當託生。後十二年再爲侍姜。臨決。

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生死隔矣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後因生日東川盧八座獻一歌姬亦玉簫爲號觀之乃眞姜氏之玉簫矣而中指有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歎曰吾乃知存沒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出逸史